

# 台灣野鳥百年記

百年前，台灣的野鳥經學者史溫侯、鹿野忠雄、馬偕等人的介紹而登上國際學術界的舞台，1912年台灣帝雉的發表更揚名歐洲。野鳥是自然生態環境的指標，幾千年來人們從未終止羨慕鳥的美麗與自由，台灣野鳥有四百多種，其中的85種留鳥就是「台灣野鳥百年紀」生態紀錄片中的主題，本片著重報導鳥種分佈，與其自然人文環境的關係，呼喚人們尊重、珍愛、保育野鳥的生態。

作者／楊憲宏

圖片由國內知名鳥類攝影工作者提供

楊恩生／陳加盛／陳永福／魏金銘

## 雲雀

陳永福／攝  
在旱地草叢裡  
小雲雀平地起音  
是台灣田野  
最自然甜美的歌聲





## 冠羽畫眉

陳永福／攝  
山櫻花盛開的季節  
冠羽畫眉倒掛枝頭吸花蜜  
是登山客津津樂道的  
特技表演



## 麻雀

陳永福／攝  
愛聒噪的小精靈  
又飛又跳  
吱吱喳喳吵不停

這是一九九一年春天，  
在台灣中部森林深處，  
拍攝到的台灣特有種鳥，帝雉。

大約在一百年前，  
英國的探險家在阿里山採集標本時，  
偶然從原住民的頭飾上，  
發現了兩支黑色的雉類長尾羽。

根據這兩支長尾羽，  
全世界鳥類學家才第一次發現帝雉的存在。  
一九一二年，活的帝雉首次從台灣出發，  
運達歐陸，  
這種艷麗的大型鳥，立即迷倒了歐洲人。

當時世界權威的鳥學雜誌「朱鷺」，  
為台灣所開闢的專欄「福爾摩沙鳥學」，  
細細描繪了帝雉的身影。  
雄帝雉抓地掘食時有力的腳，  
以及山林內帝雉棲息的彩色圖譜。  
成為這個世紀初，  
台灣走向世界舞台  
最精彩的預告。



台灣因為帝雉而揚名歐洲。  
很多人都在打聽，  
台灣在哪裡？  
為什麼會有這麼美麗的大型鳥？

台灣是北回歸線上的奇蹟。  
環繞地球一圈，我們可以看到，  
全世界北回歸線經過的陸地  
像撒哈拉沙漠、墨西哥沙漠、  
阿拉伯沙漠、印度旱地和雅魯藏布江，  
幾乎全是沙漠或赤貧的惡地。  
唯獨台灣是綠色大樹覆蓋的森林島嶼。

每年夏天，  
來自太平洋的低氣壓，  
帶著強風暴雨襲擊台灣，  
卻也為台灣帶來九百億立方公尺的雨水。

這些落雨雖然大多流失，  
卻已足夠滋養  
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內的  
高山森林了。  
有森林就有生命；  
沒有森林，就什麼  
都沒有。  
台灣的綠色森林，  
和其他北回歸線區域的灰色沙漠，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 藪鳥

魏金銘／攝  
台灣話叫「蕃薯鳥」  
是台灣中、高海拔分界的  
指標鳥



## 紅嘴黑鴨

陳加盛／攝  
鳥類的婉轉鳴唱  
多變羽色  
靈活與速度  
帶給人類一種與大自然交通  
永遠新鮮的經驗

整個地球的鳥類大約有九千種，  
是台灣面積兩百六十倍的中國大陸，  
有鳥類一千兩百多種，  
台灣這個小小島嶼，  
卻生養著四百多種鳥，  
可以算是世界鳥類基因資源的寶庫。  
上個世紀到達福爾摩沙島的旅行者，  
雖然不知道這樣的統計，  
卻在生活中直接領略到，  
上山下海，  
走到哪裡都有清脆鳥聲相隨的美妙滋味。

這些走遍世界的旅人，  
在台灣的海邊常與他們熟悉的冬候鳥  
異地相逢，  
然而真正令他們驚喜難忘的  
卻是85種台灣特有種及特有亞種陸鳥。

在低海拔的田野平原上，  
西元一八七一年，  
一名來自加拿大的傳教士馬偕醫師，  
從北往南走，  
一路上看到綠油油的水田裡，  
處處有白鷺鷥駐足飛翔，  
這幅台灣農村生活的經常景象，  
至今仍是許多人共同的童年回憶。

竹叢環繞的台灣典型農舍裡，  
麻雀又飛又跳、  
吱吱喳喳吵個不停。

「阿秋尖，迷陀陀……」  
孩子的歌聲，唱的是  
台灣客家丘陵庭園裡  
常見到的烏秋。  
人們喜歡看烏秋煽動著尾巴、  
三五成群、穿梭覓食。

一百年前，  
馬偕醫師在他旅行筆記中寫下的經歷，  
仍然是今日台灣農村的活生生景象。

在牽牛花盛開的旱地草叢裡，  
小雲雀平地起音，  
垂直沖天，  
飛唱著連續的音符，  
這正是台灣田野最自然甜美的歌聲。



台灣話叫「白頭殼仔」的白頭翁，是台灣早年西南開拓過程的見證者。在清晨，白頭翁響亮而不成曲調的重唱，經常伴著上工的人群出門。

和白頭翁習性相近的親屬鳥烏頭翁，模樣外形一樣，卻是一頭烏黑。喜歡在雀榕樹上，挑食熟甜的無花果。

到了近代，才有鳥類學者研究發現烏頭翁和白頭翁以中央山脈為界，分別在台灣東、西部平原生活，不相往來，形成了台灣鳥類地理學的特殊典型。台灣島的橫斷最寬之處才一百四十公里，中間卻有高達三、四千公尺的山脈。這種高山到海岸的快速落差造成溪流短促、急湍，大小石塊堆疊其中，成為最適合溪鳥覓食的落腳點。

十九世紀中葉，第一位在台灣進行特殊鳥種探查的英國鳥類學家史溫侯，一定深深瞭解台灣溪流對鳥類的吸引力，他沿著荖濃溪上溯前往玉山，看見了在溪流中來去自如形影悠閒、與流水幾乎溶成一體的河鳥。

嬌小而有脾氣的鉛色水鵝，有節奏地搖動著半長的尾羽，這樣的行為代表著什麼，至今仍無適當的解釋。

色彩斑斕的魚狗，又稱翠鳥，是許多人童年河邊鮮艷的回憶。

還有叫聲如腳踏車剎車、一身泛深藍色光澤的琉璃鳥——紫嘯鵝。

沃野平疇的鄉城面積，其實只佔台灣島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是潤葉林與針葉林覆蓋的山林。從海拔七百公尺到二千公尺是台灣鳥類種類最多的地方。

## 青背山雀

陳永福／攝  
身型雖小  
動作有如猛禽



朱鷗是這個棲域的指標鳥，  
喜歡站在高枝上，  
竹林、山黃麻、雀榕，  
都是朱鷗常駐足的樹。  
牠來去安靜，  
很少發出叫聲，也很少拍翅。  
但是濶葉林裡，  
衆鳥卻以朱鷗爲首，  
尾隨其後，開始一天的活動。

紅山椒的飛行，  
有如一把紅色、黃色樹葉被強風刮起般，  
從一棵樹到另一棵樹，  
紅山椒的雌鳥，羽色鮮黃，  
與雄鳥的鮮紅相映成趣。

羽色黑藍晶亮的小捲尾，  
總會在紅山椒鳥群旁出現。

在樹冠頂層活躍的鳥群中，  
在台灣史書上  
名氣最響亮的應該是方志文獻中  
稱爲「長尾山娘」的台灣藍鵲。  
清朝年間，  
有詩人看過牠之後，  
以七言詩歌詠嘆牠的形影  
「翠羽光華綵帶長，  
如雲委地美人妝」。

這種群居的鳥在生育季節，  
親鳥育雛時，  
同族其他的鳥都會來當幫手哺餵幼鳥。

走在濶葉林裡，  
經常可以聽見如快速敲打木魚的連續聲響，  
那是五彩羽衣頗具熱帶氣息的五色鳥。  
牠和啄木鳥一樣，  
喜歡在樹幹上打洞築巢。

白耳畫眉的競相鳴叫，  
往往是森林山谷黃昏最難忘懷的記憶。

青背山雀身型雖小，  
卻常有像猛禽般的動作，  
小小的脚捉住獵物，方便以嘴啄食。  
親眼看過黃腹琉璃  
腹部那一抹艷黃色的人，  
大概很難忘記大自然活潑的顏色。

台灣冬天最美麗的野樹——  
山櫻花盛開的季節，  
冠羽畫眉特技表演般倒掛枝頭吸食花蜜，  
常是登山客津津樂道的發現。  
綠繡眼的黃胸綠背，  
穿梭在桃紅色的山櫻花間，  
爲寒冬帶來了早春暖意。

在濶葉林的下層，  
有一些是喜歡低空飛跳  
找昆蟲或小種子的野鳥。

小彎嘴畫眉的出現與飛行的方向，  
奇妙地影響著  
台灣山地原住民布農族的生活。

布農族的獵人  
以小彎嘴畫眉的行爲來占卜，  
看他這一天的運氣。

## 烏頭翁

(幼鳥)

楊恩生／攝  
和白頭翁習性相近  
外形一樣  
却是一頭烏黑  
以中央山脈爲界  
老死不相往來





繡眼畫眉是另一種  
被布農族當成  
與神明交通意旨的占卜工具鳥。

森林小徑上，  
緊張揀食著颱風草種子的竹雞，  
不時唱著「雞狗乖、雞狗乖」，  
因為肉味鮮美，  
經常成為追捕的對象，  
有趣的是，牠常在遇到人時，  
因為害怕而叫得愈大聲，  
反而暴露了行蹤。

台灣話叫「蕃薯鳥」的藪鳥，  
喜歡落地覓食，  
連巢都築在低矮樹叢裡。  
一八七三年，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史蒂瑞  
(Joseph Beal Steere)  
深入台灣中部山區時，  
第一次記載了  
這個台灣特有種的畫眉科鳥，  
藪鳥的學名，  
也因此依史蒂瑞的姓命名。

藪鳥是台灣中、高海拔分界的指標鳥，  
看到牠  
再往上張望，  
就可以看見海拔二千公尺的  
溫帶針葉林景色  
開展在山脈之間。

日本人鹿野忠雄在一九三〇年代，  
穿梭在這廣闊的針葉林間，  
探查花、草、鳥獸、地質、地理。  
他為這片山林留下的見證是  
「台灣的高山環境是自然世界的奇蹟」。

的確，世界上再難找到像台灣這樣，  
微小的面積卻充滿變化。  
熱帶、亞熱帶和溫帶、寒帶，  
可以同時並存，  
攀登不同的海拔高度，  
可以在一天之中  
經歷春夏秋冬。  
在這樣的環境中，  
生養著如此多珍稀的特有種  
及特有亞種生物。



楊恩生／攝  
形影悠閒  
在溪流中來去自如  
與流水幾乎溶成一體

在高山旅行小屋邊，  
常有不怕人的酒紅朱雀來向人乞食，  
酒紅朱雀的雄鳥，羽色艷麗迷人，  
與樸實的雌鳥完全不同。

金翼白眉的孤亮啼聲，  
每一聲都在山谷之間迴繞。

灰鸞常在冷杉頂上孤立不動，  
與努力表現自己，  
向人鳴叫不停的栗背林鴉，  
各具天性的形成對比。  
紋翼畫眉羞怯而斯文，  
行動敏捷、在山林快速穿梭覓食的火冠戴菊鳥，  
使寂靜高山趣味盎然。

明朝著名 的自然誌「本草綱目」中，  
曾有記載

「雉，飛若矢，一往而墜，  
故字從矢」

而更早晉朝的郭璞

撰寫「爾雅註」時提到

「海雉，如雉而黑，生海上山中」。

據說，

所謂，「海上山中」指的就是台灣。  
而海雉就是

台灣高山最神秘的地棲性大鳥帝雉。  
帝雉如今仍然是  
許多自然學者最感興趣的鳥種。

牠的譜系與喜馬拉雅山東側鳥種相呼應，  
在中央山脈最頂的針葉林、箭竹叢中，  
雌鳥常低聲鳴叫，  
招呼小鳥  
啄食野草種子以及昆蟲。

雄帝雉有如獨行的王者，  
無聲出沒在山壁與曲折的林道之間，  
清晨或薄霧黃昏，  
能夠偶然與牠相遇，是不得了的因緣運氣。  
而另一種台灣特有種的雉科大鳥……  
藍腹鷓，形蹤更加隱密，  
至今仍無人能在野外拍攝到牠。

幾千年來，  
一代又一代的人群，  
從未停止羨慕鳥的美麗與自由。

鳥類的婉轉鳴唱、  
多變羽色、  
靈活與速度，  
帶給人類一種與大自然交通永遠新鮮的經驗，  
而且歷久彌新。

可是，我們對於許多  
與自己生活如此親密的鳥種，  
所知不多。  
帝雉與其他十五種台灣特有種鳥類是代表，  
台灣人對牠們的瞭解，  
百餘年來所增加的知識極為有限。

就連同養育著如此豐富鳥群的台灣森林，  
我們也不能完全探知其奧秘。  
沒有人能解釋  
小小島嶼為什麼有這樣茂密的綠色森林？

這群樹齡已上萬年的巨木群，  
是怎麼生長出來的，  
也沒有人能夠解釋。

穿過巨木群的時候，  
聽到群鳥相互召喚的清脆叫聲，  
也許我們永遠也無法完全知道，  
這種大自然靜默與喧鬧結合的意義，  
但是，我們可以感到一種  
與大自然同在、同存、相依、相屬的快樂。

學習如何去珍惜這樣的快樂，  
或許就是台灣野鳥百年來  
不斷向人哀鳴、歡唱的微言、啓示吧。



火冠戴菊

陳永福／攝  
在山林快速穿梭覓食  
使寂靜高山趣味盎然